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作家日记 [下]

陈 乐 主编

白春仁 刘文飞（按姓氏笔画顺序） 副主编

张 羽 张有福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三种思想(《作家日记》，1877年，1月号， 第1章，I)	(563)
福马·达尼洛夫，一位被折磨死的俄罗斯英 雄(《作家日记》，1877年，1月号，第1 章，III)	(572)
排除科学的和解幻想(《作家日记》，1877年， 1月号，第2章，I)	(580)
我们在欧洲不过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作家日 记》，1877年，1月号，第2章，II) ...	(586)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们”的往事(《作 家日记》，1877年，1月号，第2章，III)	(592)
俄罗斯的讽刺作品。《处女地》。《最后的 歌》。往日的回忆(《作家日记》，1877 年，1月号，第2章，IV)	(598)
过命名日的人(《作家日记》，1877年，1月 号，第2章，V)	(609)
继续在豌豆街制作月亮的冒牌先知和瘸腿	

- 箍桶匠。最默默无闻的俄罗斯伟人之一(《作家日记》, 1877年, 2月号, 第1章, I) (615)
- 泛论剥皮, 其中也谈种种偏差。在思想卑躬屈膝情况下的憎恶权威(《作家日记》, 1877年, 2月号, 第1章, III) (623)
- 梅特涅之流和堂吉诃德之类的人物(《作家日记》, 1877年, 2月号, 第1章, IV) (629)
- 当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作家日记》, 1877年, 2月号, 第2章, I) (635)
- “热点问题”(《作家日记》, 1877年, 2月号, 第2章, II) (642)
- 欧洲的热点问题(《作家日记》, 1877年, 2月号, 第2章, III) (648)
- 解决问题的俄罗斯方式(《作家日记》, 1877年, 2月号, 第2章, IV) (652)
- 俄罗斯人民已经十分成熟, 足能以自己的观点正确认识东方问题(《作家日记》, 1877年, 3月号, 第1章, II) (658)
- “犹太人问题”(《作家日记》, 1877年, 3月号, 第2章, I) (663)
- Pro与Contra(《作家日记》, 1877年, 3月号, 第2章, II) (668)
- Status in statu。四十个世纪的生活习俗(《作家日记》, 1877年, 3月号, 第2章, III) (675)
- 然而博爱万岁!(《作家日记》, 1877年, 3月号, 第2章, IV) (684)

- “全人类的人”的葬礼(《作家日记》，1877年，3月号，第3章，I) (688)
- 罕见的情况(《作家日记》，1877年，3月号，第3章，II) (693)
- 战争。我们比任何人都强大(《作家日记》，1877年，4月号，第1章，I) (698)
- 流淌的鲜血能有所救助吗？(《作家日记》，1877年，4月号，第1章，III) (705)
- 一个荒唐人的梦·虚构的故事(《作家日记》，1877年，4月号，第2章) (709)
- 摘自约翰·李赫坚别尔格斯的预言1528年(《作家日记》，1877年，5~6月号，第1章，I) (736)
- 论匿名的谩骂信件(《作家日记》，1877年，5~6月号，第1章，II) (744)
- 揭露当代生活的小说提纲(《作家日记》，1877年，5~6月号，第1章，III) (753)
- 面对诸多世界问题的外交(《作家日记》，1877年，5~6月号，第2章，II) (762)
- 俄罗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不能通过外交解决问题(《作家日记》，1877年，5~6月号，第2章，III) (767)
- 我同莫斯科一位熟人的谈话。关于一部新书的札记(《作家日记》，1877年，7~8月号，第1章，I) (774)
- 渴望听到谣传和“秘而不宣”的事。“秘而不宣”这个词可能大有前途，因此有必要及早采取措施。

- 再论偶合家庭(《作家日记》, 1877年, 7~8月号, 第1章, II) (781)
- 又一例独行其是。《安娜·卡列尼娜》第8部(《作家日记》, 1877年, 7~8月号, 第2章, I) (791)
- 一个斯拉夫主义者的自白(《作家日记》, 1877年, 7~8月号, 第2章, II) (794)
- 《安娜·卡列尼娜》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事实(《作家日记》, 1877年, 7~8月号, 第2章, III) (801)
- 从农民那里获得对上帝信仰的地主(《作家日记》, 1877年, 7~8月号, 第2章, IV) (809)
- 易受刺激的自尊心(《作家日记》, 1877年, 7~8月号, 第3章, I) (817)
- Tout ce qui n'est pas expressément permis est défendu
(《作家日记》, 1877年, 7~8月号, 第3章, II)
..... (824)
- 没有受过教育和没有文化的俄罗斯人民深知东方问题最深刻的本质(《作家日记》, 1877年, 7~8月号, 第3章, III) (833)
- 列文的激愤发抖。问题: 距离是否对仁爱有影响? 是否能够同意一个被俘的土耳其人关于我们某些女士的仁慈心的看法? 我们的老师们到底教导我们些什么?(《作家日记》, 1877年, 7~8月号, 第3章, IV) (840)
- 加尔通格的自杀和我们的老问题: 谁之罪?(《作家日记》, 1877年, 10月号, 第2章, I) (850)
- 俄罗斯绅士。绅士不能不自始至终都是绅士(《作家日记》, 1877年, 10月号, 第2章, II) (853)

- 谎言是为真实而存在的。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成真理。
这是真理吗? (《作家日记》, 1877年, 10月号,
第2章, III) (860)
- 我们俄罗斯的罗马教权派分子(《作家日记》, 1877
年, 10月号, 第3章, I) (866)
- 旧波兰夏季的和解企图(《作家日记》, 1877年, 10
月号, 第3章, II) (872)
- 《交易所新闻》的反常行径。不是机敏的而是凶恶
的文人(《作家日记》, 1877年, 10月号, 第3章,
III) (877)
- “СТРЮЦКИЕ”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作家日记》,
1877年, 11月号, 第1章, I) (883)
- “СТУШЕВАТЬСЯ”这个动词的来历(《作家日记》,
1877年, 11月号, 第1章, II) (886)
- 奴颜媚骨还是礼让精神? (《作家日记》, 1877年, 11
月号, 第2章, I) (891)
- 无以复加的极端的奴才习气(《作家日记》, 1877年,
11月号, 第2章, II) (901)
- 早就想说的有关斯拉夫人的一句完全特别的话(《作
家日记》, 1877年, 11月号, 第2章, III) (909)
- 关于和平的议论。“君士坦丁堡应该属于我们”——
这有可能吗? 说法不一(《作家日记》, 1877年, 11
月号, 第3章, I) (916)
- 又是最后一次“预言”(《作家日记》, 1877年, 11月
号, 第3章, II) (925)
- 必须抓住时机(《作家日记》, 1877年, 11月号, 第3
章, III) (929)

- 涅克拉索夫之死。关于在他墓前的那次讲话(《作家日记》, 1877年, 12月号, 第2章, I) (934)
- 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涅克拉索夫(《作家日记》, 1877年, 12月号, 第2章, II) (940)
- 诗人与公民。关于涅克拉索夫为人的公论(《作家日记》, 1877年, 12月号, 第2章, III) (951)
- 有利于涅克拉索夫的见证(《作家日记》, 1877年, 12月号, 第2章, IV) (959)
- 致读者(《作家日记》, 1877年, 12月号, 第2章, V) (964)
- 关于下面刊载的纪念普希金的演说的解释(《作家日记》, 1880年, 8月号, 第1章) (967)
- 普希金(简论)。6月8日在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学会会议上的发言(《作家日记》, 1880年, 8月号, 第2章) (979)
- 吹毛求疵的挑剔。格拉多夫斯基先生给我上的一堂课引出的四篇不同题目的文章。兼答格拉多夫斯基先生(《作家日记》, 1880年, 8月号, 第3章) (1003)
- I 关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1003)
- II 阿乐哥和杰席莫尔达。阿乐哥为农奴而痛苦。笑谈 (1012)
- III 两个一半 (1025)
- IV 一个人应该驯服, 另一个人则应骄傲。水杯中的风暴 (1040)
- 财政。被斥为忒耳西忒斯的公民。从下面竣工和乐手们。议会和清谈家们(《作家日记》, 1881年,

1 月号, 第 1 章, I)	(1047)
在我们这里能够要求欧洲式的财政吗? (《作家日记》, 1881 年, 1 月号, 第 1 章, II)	(1054)
为了改善根基而忘却当前需要。我因笨拙而陷入宗教教说教(《作家日记》, 1881 年, 1 月号, 第 1 章, III)	(1061)
第一个根基。我以老生常谈取代明确的财政语调。汪洋大海。渴求真理和有益于财政稳定的必要性(《作家日记》, 1881 年, 1 月号, 第 1 章, IV)	(1067)
让别人先说, 我们暂且旁观, 唯一的目的是学聪明一点儿(《作家日记》, 1881 年, 1 月号, 第 1 章, V)	(1076)
机智的官僚。他对我们的自由主义者和欧洲派人士的看法(《作家日记》, 1881 年, 1 月号, 第 2 章, I)	(1084)
克雷洛夫关于一头猪的古老寓言(《作家日记》, 1881 年, 1 月号, 第 2 章, II)	(1092)
格奥克杰彼。亚洲对我们的意义何在? (《作家日记》, 1881 年, 1 月号, 第 2 章, III)	(1094)
问题与答案(《作家日记》, 1881 年, 1 月号, 第 2 章, IV)	(1102)

附录

我们的寺院(《愚谈会》杂志, 1872 年)(《公民报》, 1873 年 1 月 22 日)	(1111)
伊兹玛伊洛夫村的火灾(《公民报》, 1873 年 6 月	

- 11日) (1116)
编者的两篇札记(《公民报》，1873年7月2日) ... (1120)
求情者(《公民报》，1873年9月24日) (1131)
小幅图景汇集(在途中)(《作品汇集》，圣彼得堡：
1874年) (1136)

题解

- 噼噼啪啪 (1167)
与基督共度圣诞节晚会的小男孩儿 (1168)
农夫马列伊 (1170)
温顺的女人 (1171)
一个荒唐人的梦 (1174)

三种思想

(《作家日记》，1877年，1月号，第1章，I)

让我从去年搁笔的地方开始我新的一年的工作。去年12月号《日记》的最后一句话说的是：“差不多所有我们俄国人的分歧与隔阂都只是由于误解，甚至是最愚蠢的误解，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和不可逾越的东西。”我不妨再重复说一遍：我们所有的争论和分歧只是由于思想的差错和偏颇而产生，而并非由于内心有什么芥蒂，这一取向才是我们分歧的实质所在。这类实质性的东西还是相当令人感到欣慰的。思想的差错和误解要比内心的芥蒂会消失得快得多，而且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纠正思想的差错和误解与其说靠争论和逻辑性的解释，不如说靠的是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的无可辩驳的逻辑；生活中的诸多事件自身就常常包含着必不可少的和正确的结论，而且，如果不是突然地、不是在事件出现的最初时刻，那么也会在很快的时期内，有时甚至不必等到下一代人，就指明笔直的出路。内心的芥蒂却不是这样。内心的芥蒂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事物：这有时甚至是一种感染全民族的精神，它随身带着程度很深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甚至没有任何事实可以治愈，诸多事实无论怎样为它指明坦途都无济于事；相反，它会依照自己的理解将这些事实加以改造，使之同化于自己的精神，而且甚至还会导致整个民族很快消失、自觉地消失这样的事。也就是说，甚至在理解了自己的盲目性之后却不愿意进行治疗。请人们不要预先讥笑我，说我认为思想的差错太轻微和很快就会消解的念头过分荒唐。无论是谁，更不要说

是我，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想扮演一个消解思想差错的角色，扮演一个坚定地、心安理得地相信此刻能用语言强烈影响社会信念并使之彻底转变的角色，那都未免太滑稽可笑了。我能意识到这一切。不过，我不会为自己的信念而感到惭愧。如今也没有这个必要，谁有话要说，就让他说。不必担心人们不听他的话，甚至也不必担心人们讥笑他，说他不能对自己同代人的思想产生任何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日记》任何时候都不会偏离自己的道路，如果它认为具有影响力的权势是不公正的，那么它也永远不会向这种势力、向时代风尚让步，也永远不会随声附和、阿谀奉承、虚与委蛇。在刊物发行经过整整一年之后，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这样说。要知道，在去年我们就已经很好地而且十分有意识地理解到，我们怀着热烈的心情和坚定的信念所写的很多东西实质上只有损于我们自己；相反，如果我们以同样的热情随声附和另一种调子，那么我们会有利可图。

让我重申：我们以为，如今对所有人都应该尽可能坦诚和直率地发表意见，用不着为某种坦率和幼稚的思想而感到不好意思。“很可能确实会有特殊而非常巨大的事件在我们这里，在我们全俄国发生。可能会有某些非常巨大的突发事件让我们的知识界措手不及，那么那时岂不晚了？”——我在去年结束的12月号《日记》里正是这样讲的。说这话的时候，我指的不仅仅是“不远的未来”的诸多政治事件，尽管最浅薄和最“自私成性”的头脑除了自我之外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但他们的注意力对这些政治事件也不能不感到惊讶。事实上，不只是在这残存的四分之一世纪中，甚至（谁又知道这一点呢？）在今年世界上将会发生什么事呢？毫无疑问，欧洲是动荡不安的。不过这种动荡是暂时的吗？瞬息即逝的吗？全然不是。因

为，显然在世界上从它的文明创始以来积累的千百年的、天长日久的东西已到了它寿终正寝的时候。世界正面临着三种思想，而且，似乎这三种思想正在最终形成之中。一方面是在欧洲边缘的天主教思想，它受到了谴责，正在巨大的苦难和误解中等候裁决：存在或者不存在^①，它还有生命或者已经到了它的末日。我说的不只是天主教这一宗教，我说的是天主教思想，说的是诸多民族的命运，因为诸多民族千百年来是一直受这一思想的熏陶和浸润的。比如说法国，可以说若干世纪以来它就是天主教思想的体现者，是这一思想的领头羊。当然，这一思想还是从罗马人那里承袭下来的，并且也具有罗马人的那种精神。这个法兰西，这个如今差不多全国都丧失了一切宗教信仰（耶稣会教徒以及无神论者在这里毫无区别，一模一样）的法兰西，这个不止一次关闭过教会、甚至还使上帝本身受到大会投票表决的法兰西^②，这个从1789年的那些时日里^③

① 原话出自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第3幕，第1场。卡之琳译为“活下去还是死”。（见《莎士比亚悲剧四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82页）但在此处似可译为“存在或者不存在”。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指的是德国历史学家Φ. K. 施洛塞尔（1776—1861）在自己的《世界通史》中提到的1789—1793年法国大革命中的事件。施洛塞尔在《世界通史》中是这样写的：1793年国民公会通过决定禁止天主教的祈祷上帝活动，以崇拜智慧取代天主教崇拜的神明。指定巴黎圣母院以智慧为自己崇奉的新的上帝，其他教堂也分别得到具有其他寓意的上帝，如自由、青春、婚姻爱情等等。施洛塞尔还指出国民公会的主要成员对待教会的态度并不一致。有的成员并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如罗伯斯庇尔，他发现明目张胆的无神论造成恶劣的影响，于是他就摆出上帝的捍卫者的面孔，宣称自己反对无神论，称无神论是贵族观点，称反对自己的人为无神论者。这样一来……罗伯斯庇尔就成了不接受无神论的极端观点的大多数被压抑的法国人的最后的救星。按：这里所谓“大会投票表决”，当是指国民公会。

③ 指法国大革命。

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法兰西式社会主义的法兰西——这种社会主义也就是已经没有基督以及将基督排除在外的人类社会的稳定与安乐，也正是天主教曾经想要并能在基督身上体现的那种人类社会，——就是这个法兰西，无论是从它的国民公会中的革命者来看，从它自己的那些无神论者来看，还是从它的社会主义者来看，从它现今的公社社员来看——它现在仍然是，今后也仍将是最高程度的、完全彻底的一个天主教民族，从里到外都浸润着天主教精神的法兰西，用自己最最臭名昭著的无神论者的口喊出 *liberté*、*Egalité*、*Fraternité-ou la mort*^① 这些字眼的法兰西，——也就是说，教皇本人也会丝毫不差地喊出这样的字眼的^②，如果他不得不以教皇的语言和精神、真正中世纪教皇的语言和精神规范的天主教的 *liberté*、*égalité*、*fraternité* 这几个词的话。现在的法国社会主义本身，显然是对天主教思想的一种激烈而致命的抗议，是所有受天主教思想折磨和压制的人们和民族的抗议，这些人民和民族极想过没有天主教也没有它的诸神的生活，并且无论如何也要这样生活下去。这种事实上已经从上世纪末（而实际上还要早得多）开始了的抗议其实并非别的什么，只不过是天主教思想最忠实和坚定不移的延续，是它最充分和完美的结束，是它多少个世纪以来形成的、注定的后果。因为法国社会主义不是别的，而是强制的人类统一，这还是渊源于古罗马的一种思想，此后这种思想在天主教

① 法文：自由，平等，博爱——或者死亡。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在《冬天记的夏天的印象》中谈到这个口号，后来在长篇小说《白痴》中把这个口号与天主教联系起来，此后又在长篇小说《群魔》与1876年3月号的《作家日记》中提到过这个口号。他认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这个“全人类联合的新口号”是有缺陷的，在这个口号的实践中受益的只是很少一部分法国人，即夺取了“政治领导权”的资产阶级。

中全部保存了下来。这样看来，从天主教束缚中解放人类精神的思想正是采用了天主教的种种最狭隘的形式，这正是天主教的精神核心，它的词语，它的唯物主义，它的独裁专制，它的道德情操。

另一方面，旧的基督教^①奋起反抗罗马已有十九个世纪之久，反对罗马和它的思想，即反对它的古代多神教的和革新了的天主教思想，反对它在精神和物质上统治全球人类的世界性思想，反对它的文明，——早在阿尔米纽斯以及条顿堡森林山时代^②就已经开始反对了。这时有一位日耳曼人^③，他盲目地相信人类的更新只是体现在他的身上，而不在天主教的文明中。为了宣扬自己高傲的思想，在自己的整个一生中，他都在幻想和渴望自己的统一——这一思想早已形成并统一为路德的邪说^④。如今，由于在五年前粉碎了先进的、最主要的和最笃信耶稣教的天主教民族法兰西，这位日耳曼人无疑确信自己已经胜利了，确信世界上没有谁能够取代他成为世界首脑并使世界复兴。他傲慢地而且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一点；他相信，世界

① 耶稣教分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中国习惯上称新教为基督教。广义的基督教就是耶稣教。

② 阿尔米纽斯（公元前17—19），古日耳曼赫鲁斯克人的部落首领，公元9年在条顿堡森林山击败法鲁斯统帅的罗马三个军团，阻止了罗马向莱茵河北推进。条顿堡森林山即今德国威悉山脉中的低山。

③ 此处所指的可能是俾斯麦（1815—1898），在他当政期间的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被迫签订《法兰克福和约》（1871年5月10日；此前曾草签《凡尔赛和约》）。

④ 德意志基督教（新教）领袖马丁·路德（1483—1546）于1520年6月15日被教皇利奥十世（1513—1521年在位）通谕斥责。1521年1月3日教皇予以“绝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秉承其意旨，斥之为邪教徒，并下令逮捕他，但路德得到萨克森选侯的庇护而幸免。

上没有别的什么东西能比德意志的精神和语言更崇高，而且也只有德意志才能够使用这种语言。如果设想说，世界上有那么一种事物，即便是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事物，它自身能够拥有注定要领导世界而且是德意志自身所不具备的东西，那么他会觉得这是可笑的。与此同时，指出以下一点并不是多余的，哪怕把这一点放在括号之中也好。这一点就是，德意志在其存在的十九个世纪中所做的只是抗争，自己却还全然没有做出过自己的新的成就，一直在否定和反抗自己的仇敌。比如说非常非常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奇怪的情况，即德意志在抗争中最终取得胜利并且一举摧毁它十九个世纪以来所反抗的东西，从而它自己也不得不在精神上突然随着它的仇敌的死亡而死亡，因为它没有了赖以生存下去的东西，它要反抗的东西将不再存在。就算这只不过是我想一种暂时未能兑现的空想，然而这在路德的新教^①中则是事实：这一种信仰是一种抗争的信仰，而且只是一种否定的信仰，天主教只要从大地上一消失，随之新教也将消失，因为将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了，大概它将以直接转变为无神论而告终。不过这也算是我此时的一种未能兑现的空想。对斯拉夫的思想，这位日耳曼人也如同对天主教思想一样蔑视，其区别仅仅在于，对后者他总是当做一个强有力的敌人予以重视，而对斯拉夫思想他不仅不重视，而且直到现今最后一刻也根本不予以认可。不过不久前他却心存很大疑问地触及斯拉夫人。尽管到目前为止他认为可笑的是，甚至竟能设想斯拉夫人也会有什么目的和思想，以及某种也来“对世界说话”的希望，然而从粉碎法兰西那时开始，他的莫须有的怀疑却增长

① 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人，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

了，当然，去年和当前所发生的事件不可能缓解他的不信任感。如今德意志的处境有点麻烦，无论如何它应该在解决各种各样的东方问题之前先解决掉自己在西方的事务。谁会否认说，法兰西，未被彻底打垮的法兰西，在它被击败的这五年中，不曾而且不正在让这个日耳曼感到不安呢？使它不安的是它没有把法兰西彻底打垮。1875年，这种不安在柏林甚至达到极限，大概德意志本来会乘机冲上前去彻底打垮它的死敌的，如果不是某些特别强有力的事态从中作梗的话。如今，即在今年这一年，法兰西随着一年年过去已经在物质方面强大起来了，这是毫无疑问的，这种情况比起两年前更让德意志感到可怕。德意志明白，不去争斗，敌人是不会灭亡的。何况当敌人觉得它已完全恢复过来的时候，它自己就会挑起争斗。再过三年，再过五年，那时可能对德意志来说就为时已晚了。由于欧洲的东方完全沉浸于自己突然兴起的思想之中，而它此刻正有太多的事缠身——因此非常非常有这种可能，德国觉得自己的手脚暂时不受束缚，它就最终扑向它西方的仇敌，扑向让它寝食不安的噩梦般的东西，——而这甚至可能发生在非常非常不远的未来。不妨这么说，如果在东方事情变得紧张而艰难起来，那么德意志的处境差不多就会更坏一些。尽管它此刻调子过于骄横不逊，但看来不会有很多危险和各种可怕的事，——这起码可以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

与此同时，在东方，一种世界性的思想的确正在热火朝天地兴起，这第三种思想是前所未有的，也是世人闻所未闻的。这就是斯拉夫思想，新生的、正在成长起来的思想，很可能这就是解决全人类的以及欧洲的命运问题的第三种可行的思想。如今所有的人都看得很清楚，东方问题的解决，一种新的因素，一种新的自发势力就会进入人类中来。这种新的自发势力